

“美国优先”：特朗普第二任期 美台安全关系走向刍议

信 强 刁国轩*

摘 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将秉持以当代“杰克逊现实主义”为内核的“美国优先”原则，遵循外交服务于内政及“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逻辑，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美台军事安全勾连必会随着美推行“以台制华”战略而增强，且具有突出的交易性与议题联动的特征。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执政团队内的立场差异、国会亲台议员的干扰寻衅，以及赖清德当局“倚美”与岛内民众“疑美”之争，则将影响美涉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使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更具波动性与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国优先；美国台海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美台军事安全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 (2025) 01-0009-11

美国第47届总统大选结果表明，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对共和党从选民理念到政治精英的“特朗普化”改造，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势力为核心的新政治联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除此之外，本次选举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中均占据多数席位，再加上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美国至少在短期内将进入一个共和党主导的保守派执政周期，特朗普也将比第一任期拥有更大更广的的决策权力和决策空间。

特朗普推出的诸多新政令标志着美国在外交、移民、能源、气候、贸易等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转向。就两岸关系和对台政策而言，特朗普将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指导准则，一方面继续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主要竞争对手”，集中力量开展大国战略竞争，并充分发挥台湾“以台制华”的战略工具作用；另一方面会遵循“杰克逊现实主义”(Jacksonian Realism)理念，重新审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资源投入与收益成效，通过议题联动和双向交易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一、“美国优先”理念之下的美国台海政策可能走向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第一天，即发布《“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声明，强调要以“美国优先”作为新政府的外交战略基调。^[2]具体来说，特朗普将依循“杰克逊现实主义”的理念原则，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以“美国优先”为依归，根据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原则和

* 作者简介：信强，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刁国轩，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政策逻辑，在动态博弈中谋求“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杰克逊现实主义”理念的回归

特朗普支持者多是以中下层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群体，其强势崛起代表了这一“沉默的大多数”对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愤怒和反叛。^[3]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理念向“杰克逊现实主义”回归，展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杰克逊现实主义”被视为“大部分本土美国人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表达”。传统“杰克逊主义者”不信任联邦权力、福利制度和精英阶层，反对国际主义、对外援助并排斥外来种族，信奉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同时坚决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自身的持枪和自卫权利。^[4]而当代“杰克逊主义者”则对大企业持怀疑态度，憎恨建制派、军官阶层与政治精英，质疑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抵制全球气候政策，对意识形态斗争漠不关心。^[5]特朗普的主张与此一脉相承，包括反全球化、反干涉、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建制派、反政治正确。在对外政策上则认为外国政府的商品倾销、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窃取，以及美国代价高昂的全球安全保护极大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亟需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与“减负”。在此基础上，特朗普必将奉行更为强势的单边主义，着眼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评估来应对世界事务，^[6]包括在对华及涉台政策等议题上避免过度扩张、过度承诺、盲目干涉、超额支出，确保在谈判要价和现实博弈中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特朗普的战略收缩与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退回传统孤立主义，而是要力求从现有的国际负担和地缘冲突消耗中抽身，以便集中力量对抗中国，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为此，特朗普曾多次辩称“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唯一”（America Alone），并高度赞扬杰克逊的外交策略，即“在被迫采取行动时要专注和有力，但要警惕过度扩张”。^[7]同时，“杰克逊现实主义”对强势的领导人怀有“忠诚的信仰”，并认为“在美国受到攻击时，任何防御措施都是正当的”。^[8]随着中国日益被塑造为美国最主要甚至唯一威胁，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将更加聚焦于中国，其战略手段也将有可能更加极端化和无所顾忌，甚至以突破底线、极限施压的方式操纵台湾问题，以便对中国施压要价。

（二）“美国优先”原则下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决策准则

在“杰克逊现实主义”的指引下，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国优先”不接受政治精英对于国家利益的建构，而是强调回应以“MAGA”选民为主体的共和党基本盘的利益诉求，并突出“内政优先”。^[9]根据盖洛普的选前民调，共和党支持者认为2024年总统大选中最重要的五个议题依次为经济（66%）、移民（63%）、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60%）、犯罪（52%）和税收（46%）；在全部受访者中，认为外交政策议题“极度重要”的比例也仅排在第14位（31%）。^[10]此外，特朗普认为其最大的敌人来自美国内部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即一个包括军工复合体、官僚体系、情报机构、大企业和金融财阀等在内的隐秘性权力运作网络。如同其在《时代周刊》采访中所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内部敌人比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各种外部敌人更危险”。^[11]从《2024年共和党党纲》《“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以及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中也可以看出，其绝大部分首要关注议题都旨在解决美国内政的痼疾。

基于“美国优先”及“内政优先”，特朗普新政府将坚持“安内”高于“攘外”的基本原则，主张外交本质上是内政的延续、应服务于内政、须符合“美国优先”的要求，反对美国因过度

对外扩张而虚耗国力。这意味着外交不是特朗普首要关注。就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而言，较之于以“价值理性”为主的拜登政府，特朗普对台湾战略性质的认知转向以“工具理性”为主，亦即“美国能从保护台湾中得到什么？”^[12]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加重视让对台政策服务于其内政需要，包括突出台湾半导体产业迁美、军费开支调整、促进制造业回流等经济利益因素，同时减轻美国的防卫承诺和责任，迫使民进党当局承担更多经济压力与安全责任，从而不仅能降低美国政策成本，还可以通过“收割台湾”获得显著收益。

（三）“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逻辑

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特朗普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而非滥用武力干涉。一方面，他主张制止地缘政治冲突消耗美国国力，同时避免陷入新战争。近年来美国深度卷入俄乌冲突，被认为是导致美国通胀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而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只是两党建制派政客牟取私利的工具，这引起了特朗普基本盘，即中下层白人选民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特朗普认为和平与安全须建立在美国拥有“压倒性实力”的基础上，以坚实的军事威慑力令对手不敢“利用美国人对和平的偏好”威胁挑衅。基于上述理念，特朗普多次标榜自己为“和平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宣称“不会发动战争，而是要停止战争”，同时也频频以“重振军力”“和平威慑”的方式施压对手，力求在不引发冲突的前提下维持和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13]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在于以“实力”而非“武力”维持台海和平现状，不愿因台海局势升级而被迫卷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中，故其会以防止台海失控作为政策底线。特朗普深知，中国大陆在军事层面对台湾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美国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实际作用有限，或是囿于作战成本过高而举步维艰，为此他曾坦言，“台湾离中国大陆好像只有两英尺”，“距离我们却有 8000 英里远，如果他们入侵，我们什么也做不了”。^[14]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继续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增强对华威慑，并通过扩大对台军售、派遣舰机穿越台湾海峡、增强美军前沿存在等方式，迫使中国大陆“不敢”对台动武，以此维持台海地区的紧张态势，阻挠两岸实现统一。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台安全政策的可能走向

特朗普新政府的台海政策可能呈现极限施压与战略克制并存的特点，台湾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之中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将更加突出，美台军事与安全关系也将在美国“以台制华”以及台湾当局“倚美谋独”的推动下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会受特朗普独特的执政和决策风格的影响，更加凸显交易性与议题联动的特性。

（一）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加强“武装台湾”力度

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将台湾问题嵌入美国对华整体战略布局之中，并视中美关系范式变化的态势来予以操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和围堵在各个议题领域逐步展开，两国关系步入“战略竞争—对抗范式”。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和威胁，以长期、系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15]在此基础上，预计特朗普新政府将总体接续和“扬弃”拜登政府的对华议程，并采取更具其个人风格的极端政策行动。易言之，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将经历“特朗普启动、拜登调整、特朗普再升

级”的动态演进过程，对华竞争路线也将得到系统化定型并长期延续。

基于此，特朗普新政府必将继续深化“以台制华”策略，在军事安全关系上进一步“武装台湾”，发挥其遏制中国的工具性价值。一是发挥台湾战略价值。特朗普将继续引导台当局融入美“印太战略”，发挥其“关键支点”作用，以此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对美让步。二是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公然推动对台军售模式向“常态化”“便捷化”转变，共对台军售11次，累计金额高达183.3亿美元，远超奥巴马执政八年140亿美元和拜登任内80亿美元的水平。美还积极帮助台湾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融合与情报合作，使得双方军事安全关系取得全方位、多层次的显著升级。^[16]这一政策路径将大概率在“特朗普2.0”时代得到延续和升级。三是丰富对台售武类型。特朗普可能会在提供“小而精”武器，帮助台湾当局构建“不对称战力”的同时，对台出售更多传统的大中型作战平台，大幅增加进攻性武器的比重，以便美国军工产业从中获得更多利益。^[17]四是推动对台售武交付进度。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价值219.5亿美元的武器积压未能及时交付的问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尔兹（Mike Waltz）已表态，“需要作出努力让他们（台当局）得到已经支付的积压武器，以此发挥威慑作用”，暗示新政府将加快武器转让步伐。^[18]

（二）秉持交易思维，迫使台当局增军费“买安保”

尽管未来四年内美国将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安全勾连，但对于特朗普而言，任何行动都是要“明码标价”的，必须从台湾当局获得相应的回报。根据“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特朗普将在避免爆发冲突的政策前提下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保持台海适度紧张。这一方面有利于其要求台当局增加军费，增强自我防卫能力，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另一方面有利于迫使台当局提高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而从台湾榨取更多的“保护费”，以此服务于其以台湾为棋子与中国对抗的总体战略布局，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曾在选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公开表示，“台湾应该为我们支付防务费用，我们和保险公司没什么区别，台湾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明确表达出在对台政策上的交易性和“图利”的商人思维。^[19]

时至今日，与多次表示将“保卫台湾”的拜登相比，特朗普本人始终避免对是否会“协防台湾”做出明确表态或承诺。在当选后接受采访时，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他表示“永远不会说明”新政府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对台湾的防务立场，因为不想“透露自己的底牌”。^[20]被称为“反华急先锋”的新任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也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首次通话中强调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并未逾越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21]而对于台湾当局，美方则一再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强化其“备战”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并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例如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便公开要求台当局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应该增加至5%，而特朗普本人的“要价”则更是高达10%，一度引发岛内社会的恐慌情绪。尽管台当局2025年度防务预算占GDP比例已增至2.45%，为20年来新高，但显然仍无法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未来美方肯定会围绕这一问题继续对台施压。^[22]总体而言，特朗普新政府将会贯彻“交易式孤立主义”（Transactional Isolationism），更加注重美台安全合作的经济效益，并借此从台湾榨取丰厚的利润回报。^[23]

（三）通过议题联动策略，以安保合作收割经贸科技利益

作为美台关系众多议题中的关键一环，特朗普将会充分利用台当局的“不安全感”与对美

安全依赖，以之为筹码迫使后者在半导体、经贸等其他议题做出重大让步。例如特朗普已多次明确将“安全保护”与“芯片窃取”问题进行联结。在特朗普看来，台半导体产业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具有关键战略价值，“保护芯片”是“保护台湾”的关键价值所在。但在美国耗费大量资源提供安全保护的背景下，台当局不仅“没有为美国的防卫付钱”，还通过“窃取了美国95%的芯片产业”获得了在高端芯片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导致美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特朗普上任后即不断以美台安全关系为筹码，以及加征“20%、50%甚至100%”关税为威胁，要求台积电等芯片龙头厂商加速在美投产或扩大投资，将最先进的制程产能搬迁至美国本土，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同时对向中国大陆出货的台湾地区厂商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迫使其明确“选边站队”。^[24]与此同时，威胁对芯片产业加征关税与施加制裁也被特朗普用作迫使台当局提升防务开支的施压手段。诚如美国贸易代表署官员布莱恩·佩克（Brian Peck）所述，特朗普正在“以芯片的关税问题作为杠杆，推动台当局增加防务开支或做出其他让步，正如我们在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交易中所见一样”。^[25]

此外，特朗普也可能会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和提供“安全保护”为筹码，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对台重新“要价”，通过“议题联动”的方式迫使台当局对美做出更多利益让渡，以配合其“美国优先”战略。例如在贸易关系上，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已连续六年攀升，2024年已达到739亿美元，高度关注所谓“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特朗普自然不会听之任之。^[26]未来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通过操控安全议题，包括威胁延缓对台军售或降级美台安全合作等，施压台当局扩大对美直接投资，并增加美国农产品、能源等商品的进口，以大幅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进而博取美国的军事和安全支持。

三、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特朗普新政府将以“美国优先”为理念指引，持续深化美台军事与安全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交易思维与议题联动策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也可能呈现出更剧烈的波动性和更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与特朗普本人的决策风格、执政团队的立场差异、国会两院议员的挺台举措、台湾当局的配合力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关。

（一）特朗普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

特朗普为人刚愎自用，其决策与行事风格更是反复无常，较少受到建制派价值观、意识形态光谱和常规官僚体系决策程序的束缚，往往以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方式来进行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冒险。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政府便曾在台湾问题上多有出格挑衅之举，包括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与蔡英文通话并称呼后者为“总统”；公然宣称一个中国原则“可以谈判”；派遣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及副国务卿窜台；在“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框架”中将台湾称为“国家”。在特朗普的纵容下，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公开妄称“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宣布“取消美台官员接触的所有限制”，对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严峻挑战。

在重新上台后的短短一个月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便充分表现出其肆意妄为、反复无常的特性，包括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提出购买格陵兰岛和控制巴拿马运河；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又于2天后宣布推迟，以及绕过乌克兰和欧洲直接与俄罗斯开启谈判等，

均显示出其“觉得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争议”，自恃“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为所欲为的倾向。^[27] 尤有甚者，他推崇外交政策上的“狂人理论”（Madman Theory），认为一个不可预测和不理性的领导人会在国际谈判中占据优势，为此曾声称“不必使用军事力量来阻止对台封锁”，理由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尊重我，他知道我疯了”。^[28]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也必将表现出更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既有可能因不愿被卷入台海冲突，或在经济利益未得到台当局满足的情况下减少对台安全投入，也有可能在中美博弈态势对其不利时放任团队成员悍然发起挑衅，以“边打边谈”的方式对华极限施压。

（二）特朗普政府决策团队的立场差异

尽管特朗普新政府的国安与外交决策团队充斥着战略鹰派和意识形态鹰派，未来势必会加大对华施压与对抗力度，但就对台认知而言，其核心成员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互动与博弈结果也将影响新政府对台政策的具体内容、优先级排序和行动力度。例如以国务卿鲁比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等为代表的“战略鹰派”将台湾视为美国的“战略资产”，认为保持两岸之间的“永久分裂”，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在加强美台安全关系问题上更加强硬，致力于提升对华综合威慑水平，打赢中美“新冷战”。^[29] 其中鲁比奥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便曾提出多项挺台法案，并曾于2020年赖清德以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身份窜美时与其会面。在2024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鲁比奥还声称“不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中国入侵”。^[30] 同属对华强硬派的华尔兹曾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成员，期间曾策动发起包括“台湾防卫法”（Taiwan Defense Act）在内的大量“反华亲台”法案，积极鼓吹美国应尽快交付售台武器以“武装台湾”，还曾在2022年10月伙同其他3名众议员窜台并与蔡英文见面，为台湾当局撑腰打气。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新政府内在涉台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政策态度。这一方面体现为特朗普本人的“交易政策”与国安团队“遏制政策”的区别。^[31] 如前所述，特朗普主张外交服务于内政、“以实力求和平”的执政原则，奉行“美国优先”理念下的交易逻辑，对他而言，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交易筹码，强化美台关系的目的是榨取经济利益和“以台制华”，而非“为台独而战”，从而与战略鹰派成员坚决反对“两岸统一”并明确强调“挺台抗陆”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以副总统万斯、总统高级顾问马斯克（Elon Musk）等为代表的“MAGA派”成员更加注重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包括制造业回流、贸易赤字缩减、供应链本土化等经济议题，在国安与外交议题上批评过度扩张和冒险主义，反对将美国陷入海外军事冲突之中。例如万斯虽然也多次宣称美国应该将更多战略资源聚焦中国大陆，但更关注美台之间芯片制造业的不平等关系，同时避免对台当局作出明确的军事承诺。^[32] 作为特朗普竞选的最大“金主”，马斯克甚至曾建议“把台湾设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作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湾之于中国“就像美国的夏威夷州”。^[33]

（三）国会反华议员的“挺台”挑衅

随着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升级，一向以“亲台”著称的美国国会频频利用立法权力干涉台湾问题，导致涉台立法提案数量急剧攀升，包括“2018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2019 台北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2020 台湾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等，尤其是在年度《国防授权法》中都会夹带大量要求增强美台军事防务合作的条款。目前第 119 届国会已经正式运作，有大量亲台的对华鹰派议员获得连任并担任重要领导职位，例如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的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曾在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发文表达美国对台“安全与民主的承诺”，并在赖清德“过境”夏威夷时与其通话交谈。^[34]又如曾两度率跨党派议员窜台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与赖清德会面时公开表示将向台湾持续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其“抵抗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能力”。^[35]此外，包括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Mario Díaz-Balart）在内的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四位跨党派共同主席均获得连任，而且素以“反华”为己任、曾发布所谓“台湾十条：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建议”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已获准继续运作，其主席约翰·穆莱纳尔（John Moolenaar）则再次连任。^[36]在参议院层面，新任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以及连任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的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均曾多次提案对抗所谓“中国威胁”，并对民进党当局予以声援。此外，新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Jim Risch）、新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Roger Wicker）等重要参议员多年来也频频鼓吹要“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敦促美国与台当局“更紧密地结盟”。^[37]

随着新一届的国会开议，往届国会未审议通过的大量涉台军事安全法案很有可能会陆续卷土重来，包括此前提出的旨在“加强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改善台湾安全”的“BOLSTER 法案”（BOLSTER Act）；旨在加强美台“防务合作”的“台湾 PLUS 法案”（Taiwan PLUS Act）；以及要求“以经济手段阻挠统一”并建立“台湾战争储备库存计划”的“2024 年战略法案”（STRATEGIC Act of 2024）等。^[38]在亲台议员的推动下，未来美国会参众两院必将通过立法提案、议员窜访、舆论声援等方式，持续推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导致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持续升级。

（四）赖清德当局“倚美”和岛内民众“疑美”的博弈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大力强化台美“实质关系”，妄图“抗中保台”“倚美谋独”。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即抛出“新两国论”表述，鼓噪要在深化经贸联系、推动安全合作、深化全球伙伴关系等层面加强台美关系，促进双方“‘坚如磐石’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39]在特朗普胜选后，对其一系列“交易台湾”言论焦虑不安的赖清德当局随即建立“专案小组”，整合多部门力量加大对特朗普团队的游说公关，包括承诺愿意扩大进口、协助半导体产业向美转移等。^[40]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甚至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没有台湾”的口号，向特朗普示好。^[41]军事安全方面，台当局紧急筹划 150 亿美元的对美军购清单，包括求购多架 F-35 战机和一艘宙斯盾驱逐舰。^[42]2 月 14 日，在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台湾地区半导体征收高关税之后仅数小时，赖清德公开宣称将以增加“特别预算”的方式，把年度防务预算提高至台湾 GDP 的 3%，谋求通过积极迎合“保护费”要求、大规模武器采购讨好特朗普政府。^[43]未来四年，民进党当局势必会继续通过对美利益让渡，极力加强对美安全依赖与美台军事勾连，换取美国“安全保护”。

但与此同时，“疑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也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的利益以博

取特朗普政府欢心的举措并不会畅行无阻。一方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岛内民众对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信心不断下降，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卖台”“弃台”的疑虑也与日俱增。“台湾民意基金会”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发布的民调显示，岛内民众有44.2%不乐见特朗普胜选，57.2%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51.4%不同意向美国缴纳“保护费”，^[44]这一结果表明赖清德当局对美的过度安全依赖未得到民众普遍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后形成“朝小野大”政治格局，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亦将掣肘民进党的政策制定。国民党虽然主张“深化台美关系应以务实且稳健的方式进行”，但也始终反对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挑衅举措，希望通过两岸交流合作来“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45]日前，台当局“2025年度总预算案”于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包括潜艇项目、无人机项目在内的防务预算遭大幅删减，或将引起特朗普政府不满。未来赖清德当局以对美军购为手段提升美台安全关系的做法将持续面临阻力和争议。^[46]

结 语

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对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拥有强大影响力，已然开启“特朗普2.0”时代。在台湾问题上，预计特朗普将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指导，体现出强烈的向“杰克逊现实主义”回归的民粹保守主义倾向，并坚持外交服务于内政、“以实力求和平”的准则，在持续强化“以台制华”战略的政策路径下，积极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和安全合作的力度，借以在“收割”台湾的同时，阻挠两岸统一、遏制中国发展。美国的挑衅举措必将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关系恶化，对台海和平稳定会造成严重损害。

注释：

[1] 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

[2] “President Trump’s America First Prioritie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1/president-trumps-america-first-priorities/>.

[3] 谢韬：《只有摧毁美国才能拯救美国？——论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根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

[4] “杰克逊现实主义”或“杰克逊主义”的核心理念强调以自力更生争取尊严和荣誉、权利的绝对平等、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创业精神与逐利本能，以及敢于战斗的勇气，其代表了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开创的美国保守主义政策路线和民粹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其后得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等多位美国总统的继承和发扬。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58, 1999, pp. 5-29; Michael Clarke and Anthony Ricketts, “Understanding the Return of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Orbis*, Vol.61, No.1, 2017, pp. 13-26.

[5] Walter Russell Mead, “America’s Jacksonian Turn: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gives new power to an old political tenden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2024,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s-jacksonian-turn-presidential-election-history-9e684333>.

[6] 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外交评论》，2025年第1期。

[7] Robert C. O’Brien, “The Return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Making the Case for Trump’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ne 18,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peace-strength-trump-obrien>.

[8] Walter Russell Mead, “America’s Jacksonian Turn: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gives new power to an old

political tenden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2024,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s-jacksonian-turn-presidential-election-history-9e684333>.

[9]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6期。

[10] Megan Brenan, “Economy Most Important Issue to 2024 Presidential Vote,” Gallup, October 9, 2024, <https://news.gallup.com/poll/651719/economy-important-issue-2024-presidential-vote.aspx>.

[11] “Read the Full Transcripts of Donald Trump’s Interviews With TIME,” *TIME*, April 30, 2024, <https://time.com/6972022/donald-trump-transcript-2024-election/>.

[12] 周文星、黄淑娅：《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台海局势影响的有限性》，《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Ryan Hass, Bonnie Glaser and Richard Bush, *U. S.-Taiwan Relations: Will China’s Challenge Lead to a Crisi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3, p. 67。

[13] Robert C. O’Brien, “The Return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Making the Case for Trump’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ne 18,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peace-strength-trump-obrien>.

[14] Josh Rogin, *Chaos under Heaven: Trump, X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p. 53.

[15] 王缉思、贾庆国、唐永胜等：《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

[16] 信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美国研究》，2021年第5期。

[17] 叶晓迪、张家宝：《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涉台政策调整前瞻》，《闽台关系研究》，2024年第4期。

[18] Eric Gomez, “Taiwan Arms Backlog, November 2024 Update: HIMARS Delivery and a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CATO Institute, December 13, 2024, <https://www.cato.org/blog/taiwan-arms-backlog-november-2024-update-himars-delivery-second-trump-administration>; Sakshi Tiwari, “Trump 2.0: With A Whopping \$21B In Arms Backlog, U.S. To Expedite Weapons Delivery to Taiwan: Waltz,” *The Eurasian Time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eurasiantimes.com/trump-2-0-with-a-whopping-21b-in-arms/>.

[19] “The Donald Trump Interview Transcript,” *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ly 16,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4-trump-interview-transcript/>.

[20] Lin Tsuei-yi and Jonathan Chin, “Trump noncommittal on defense of Taiwan,” *Taipei Times*, December 11, 2024,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4/12/11/2003828299>.

[21]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年1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1/t20250124_11544828.shtml。

[22] 王玮：《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台海政策走向》，《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

[23] Eric Cortellessa and Palm Beach, “How Far Trump Would Go,” *TIME*, April 30, 2024, <https://time.com/6972021/donald-trump-2024-election-interview/>.

[24] 刘子维：《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台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BBC中文网，2024年11月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8xpv9I94g8o/simp>；Hsieh Fang-yu, Tseng Jen-kai, Chung Yu-chen and Teng Pei-ju, “Trump’s tariffs on Taiwan’s chips likely to backfire: analysts,” *Focus Taiwan*, February 2, 2025, <https://focustaiwan.tw/business/202502020007>。

[25] Chang Hsin-yu, Lin Hung-han and Teng Pei-ju, “ANALYSIS/Trump’s threatened tariffs may affect industries in both U.S., Taiwan: Experts,” *Focus Taiwan*, February 13, 2025, <https://focustaiwan.tw/business/202502130013>.

[26] Yian Lee, “Taiwan’s Trade Surplus with US Jumps to Record as Trump Return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January 9,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1-09/taiwan-extends-record-trade-surplus-with-us-as-trump-returns>.

[27] Paul Johnson, “Donald Trump’s era of ‘unfettered power’ is underway, warns former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US Arthur Sinodino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abc.net.au/news/2025-01-21/trump-has-unfettered-power-former-ambassadors-sinodinos-hockey/104841546>.

[28] Natasha Lindstaedt, “Donald Trump and the ‘madman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The Conversation*,

January 25,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onald-trump-and-the-madman-theory-of-foreign-policy-221909>;
Kayla Epstein, “Trump says China respects him because Xi knows he is ‘crazy’,” BBC, October 20,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39189j10e1o>.

[29] 汪曙申：《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政策主张及其影响评析》，《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

[30] Nathan Layne, “Rubio says Trump will continue to back Taiwan in a second term,” *Reuters*, July 1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enate-republican-rubio-defends-trump-over-taiwan-remarks-2024-07-18/>.

[31] Rush Doshi, “What China’s Leaders Grasp About Another Trump Term,”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14/opinion/trump-china-election.html>.

[32] Jordan McGillis, “Bargaining chips: What the Vance Doctrine means for Taiwan,” the Lowy Institute, September 25, 2024,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bargaining-chips-what-vance-doctrine-means-taiwan>.

[33] Chen Yen-chun and Frances Huang, “Musk praises Taiwan’s ‘massive’ tech talent as reason for chip success,” *Focus Taiwan*, January 3, 2025, <https://focustaiwan.tw/business/202501030007>.

[34] Nike Ching, “VOA Exclusive: US House Speaker Mike Johnson speaks with ‘Taiwan president’,” VOA, December 4, 2024, <https://www.voanews.com/a/voa-exclusive-us-house-speaker-mike-johnson-speaks-with-taiwan-president/7887888.html>.

[35] 《赖清德接见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庆贺团，盼持续深化“台美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24年5月27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464>。

[36] “Ten for Taiwa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y 24, 2023,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olicy-recommendations/ten-taiwan-policy-recommendations-preserve-peace-and-stability-taiwan>.

[37] Joseph Rafshoon, “119th Congress: China Priorities of the New Senate Leadership,”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January 24, 2025, <https://www.uschina.org/articles/119th-congress-china-priorities-of-the-new-senate-leadership/>.

[38] S.4433 - BOLSTER Act, 118th Congress (2023-2024), Congres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4433/text>; H.R.10279 - Taiwan PLUS Act, 118th Congress (2023-2024), Congres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10279/text/ih?format=txt>; S.5131 - STRATEGIC Act of 2024, 118th Congress (2023-2024), Congres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5131/text>.

[39] 参见《涉外业务报告》，台湾当局涉外事务部门网站，2024年5月30日，<https://www.mofa.gov.tw/News.aspx?n=16&sms=82>；《赖清德接见美国特使团，期盼持续双边安全、经贸及科技等领域合作，让“台美‘坚若磐石’伙伴关系”更上层楼》，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24年5月2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433>。

[40] 余弦妙：《应对特朗普！“政院”设专案小组“副院长”郑丽君主导》，台湾《经济日报》2024年11月14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8358542>。

[41] 《台“外长”：“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没有台湾》，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11月7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41107-5309734>。

[42] Demetri Sevastopulo and Kathrin Hille, “Taiwan considers big US defense purchases as overture to Donald Trump,”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7b218d0f-31dc-4b74-b993-797388767b85>.

[43] 庄慧良：《赖清德宣布编列“特别预算”，“国防预算”将达GDP3%以上》，新加坡《联合早报》2025年2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50214-5880097>。

[44] 《2024年11月新闻稿》，“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网站，2024年11月19日，<https://www.tpof.org/%e7%84%a6%e9%bb%9e%e6%96%87%e7%ab%a0/2024%e5%bb%9b%411%e6%9c%88%e3%80%8c%e6%96%b0%e8%81%9e%e7%a8%bf%e3%80%8d/>。

[45] 《美众议员吁“美台建交”蓝：应与“中华民国”“复交”》，台湾“中央通讯社”，2025年2月7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502070095.aspx>。

[46] Kathrin Hille, “Taiwan lawmakers risk alienating Donald Trump with defense funds freez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105ed24f-30e3-41ac-b5b1-0efeb4e3a625>.

(责任编辑 刘佳雁 沈忠勇)

Implication of “America First” for the Outlook of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Trump’s Second Term

Xin Qiang & Diao Guoxuan

Abstract: Driven by the vision of “America First”, Trump’s Taiwan Strait policy during his second term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populist conservatism of contemporary “Jacksonian Realism,”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diplomacy serves domestic affairs” an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leveraging the Taiwan question as a strategic tool to contain China.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uthority is bound to escalate, while featuring prominent transactional dynamics and issue-linkage tactics. Additionally, Trump’s capricious personality, divergence of policy stance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interference and provocation by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DPP authorities’ relies on and the Taiwanese public suspicions toward the U.S. will also have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S. Taiwan policy, making the prospects of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more volatile and uncertain.

Key Words: “America First”; U.S. Taiwan Policy;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